

文學研究集刊

第五冊

文學研究集刊

第 五 冊

北 京 大 学 文 学 研 究 所 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603) 字數 258,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1 $\frac{13}{16}$ 插頁 4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價(5)1.00元

停刊啓事

我們这个集刊出版的时候，全国还没有一个發表文学研究論文的綜合性的刊物，比較長和比較專門的文章很难得到發表的机会，有关外国文学的論文更只是在紀念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时候一般报刊才發表。集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創办的。当时一个專职的編輯人員也沒有，所以除特約譯稿而外，只發表所內同志的論文。現在全国性的「文学研究」即將出版。情况已經有了变化。为了支持这个全国性的刊物，集刊出了这一册后我們不再編印。謹在此向关心集刊的讀者致謝，並希望对即將出版的「文学研究」給以更多的支持。

文学研究所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

目次

「蜀道難」說·····	俞平伯（一）
論「紅樓夢」·····	何其芳（二）
關於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 及其與「紅樓夢」的關係·····	曹道衡（二〇）
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	王佩璋（二七）
雜論四篇、書評三則（李健吾譯）·····	〔法〕巴爾札克（三六）
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論	
人民性（陳衆、千戈譯）·····	〔俄〕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四六）

「蜀道難」說

俞平伯

這文計分五個部分：（一）一般的看法。（二）辨旧說的是非。（三）引史，說天宝末年唐明皇幸蜀事。（四）本詩以幸蜀為危險這個主題是否可以成立。（五）余文。

一 一般的看法

先談讀「蜀道難」的一般印象，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者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這首詩為李太白傑作之一，選入坊本「唐詩三百首」中，在讀旧詩的人，可謂「家弦戶誦」。它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崢嶸鶻突，極尽誇張。开头就說：「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中間又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結尾又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蜀道之難自是事實，但到底是一種心理狀態使他這樣大声疾呼，一而再，再而三，我們不大明白。又如他又說：「嗟尔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誰？李白自謂么？指杜甫么？都不像。若說汎無所指，我想也未必對。看這口气确有所指似的。而這個客人經過蜀道固危險之極，及到了成都則尤極其危險，有豺狼猛虎長

蛇，磨牙吮血地等候着他。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主要的畢竟不在於山川，而在於人情。這已怪誕之極了。更古怪的，既有了這些豺狼蛇虎，下文却偏說「錦城雖云樂」，又何樂之有？以上各點應該是讀這詩的人可能有的感想罷。

這個遠道之人冒冒失失跑到四川去吃苦頭，我們雖不知他是誰，但詩中程途道里却历历分明，是由西安經棧道，到達成都的一條正路。詩言，西望鳳翔的太白山，通過沔州的青泥嶺，秦蜀的咽喉，然後轉入南棧，逾劍閣而抵錦城；地望都是不錯的。若依旧說之一，為杜甫危，那就不對了。杜甫由秦州入蜀，不是這樣走的。

一方既似確有其人、其事、其地，另一方又很鶻突難解，其尤使人納悶的，詩的整個兒情調與作者身世似不相諧和。太白幼年居蜀，作本詩不定何年，身已出蜀無疑。在這裡不僅一點看不出例有的怀念乡土之情，反而拚命地說那里道路怎樣難走，連禽鳥猿猴都是悲哀的，人情怎樣險惡，盡是些笑面虎兩頭蛇，於是總結地說：「那兒雖然快樂，我看你不如早些回來罷。」以中原為家，以西川為不可久留的他鄉，這話當是替那遠道之人說話，非太白自謂，固不妨顛倒；但這麼一顛倒，却跟李太白意的身世感情畢竟不諧和了。以常情論，即為贈人之作，代彼立言，對自己故鄉亦當有所回護；何況本來破空懸擬，並非贈人之作呢。詩人難道真跟我們平常人就這樣的不同？且看晚唐韋莊的「菩薩蠻」所傳名句，如「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等等；端已秦川才子，晚年客蜀，雖借綺語言情，却處處关合自己的身世。端已之情如此，太白之情奈何

如彼。試一比較，便知情調變異實為本詩的特征；節奏的激昂，表現的突兀却是余事，且情文相生，都由此而來；而情調所以變異，一反思鄉戀土之常態，自必有它的本事。否則漫為悲哀，便是無病呻吟，故作險語，亦只成其為無理的誇張而已。

老實說，李白這首長歌雖然非常出名，選家必選，我却對它一向有些隔膜，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說呵？——他寫這詩的動機是什麼？它的主題是什麼？

二 辨舊說的是非

關於旧說，有些前人已駁過，不想太多說。王琦注引蕭士贇說很長，我參校四部叢刊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所引「士贇曰」云云比王注所引少得多。大概王琦看到的是蕭注的足本，而今傳本已經過后人刪節。王注引蕭首尾兩段作主客問答的，今「分類補注本」都沒有，只賸得中間一段。王本从「唐史哥舒翰兵敗」起到「詩意亦微而显矣」止，今本是有的，文字略有異同多少，茲不具說。

就是中間这一段也就很長，蕭說大体上对了，有些地方如說：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备言蜀道險難之狀，疏遠之臣若白者，虽欲从君於難，胡为而能来也。●

这样解釋便不允恰。嗟尔远道之人当指他人，即「問君西遊何時还」之「君」；若謂太白自指，非

但於文理不合，且太白身在江南，非如少陵在京陷賊，可以奔赴行在，即作此語亦屬無謂。旧說兩種在蕭注中亦已加以駁斥，我想應該沒有多大問題了。

李白作此詩為房琯杜甫危之說見於正史及筆記。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九「严武傳」曰：

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与杜危之也。

蕭注已引洪駒父沈存中之說駁斥之，却以為年月不符。立論根据亦薄弱，因「蜀道難」一詩不必作於天寶初（見下）。但新書据唐人小說作此記載，本不足信，与本詩語意不符，即為明証。严武杜甫私交很厚，历見杜詩，即新書杜甫彼傳云云亦屬難信，當以旧書為正。即使严武有杀杜甫之意，既未成事实，太白在远，更何从知道，而替老杜擔憂呢？故此說实可置之不論。

至於另一說，詩為諷章仇兼瓊而作，即沈洪二氏所主張，蕭氏駁斥極為明快。他說：

●四部叢刊本「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作：「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者，嗟字乃發嘆之音，远道之人以喻疎远之臣，言蜀道之險如此，若白之疎远者，虽欲从君於難，胡为而能来也。」与王注引文略異而較多，疑王注所据虽系足本，但亦不免有所删节。

●王琦注本「李太白文集」卷三十四引范攄「云溪友議」：「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李翰林作此歌，朝有聞之，疑严武有刘焉之志」。同卷並引「太平广記」「南部新書」大略相似。

然天宝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欲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为章仇兼瓊也。

又总駁兩說曰：

若曰为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蚕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复及所守匪亲化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以知其不为章与房杜也。（並王琦注本引）

「引喻非倫」一語，實足为兩說不能成立的判解，今亦不贅說。

似乎只賸得蕭士贇的一說，即所謂「蓋太白初聞祿山乱华，天子幸蜀時也。」但王琦注又引胡

● 旧書卷一百九十下「杜甫傳」曰：「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褻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瞻視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兒。』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書卷二百一「杜甫傳」上文略同，下却作「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衡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前人大都不信新書此說。如洪迈「容齋續筆」卷六：「甫集中詩，凡为武作者凡三十篇。送其归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寡残生。』喜其再鎮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語。至哭其归櫬及入哀詩：『記室得何遜，輜鈴媿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病客，身上媿鸞纓』，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题鸞鷟賦』之句，故用証前說，引黃祖杀禰衡为喻，始是痴人前不得說夢也。武嘗以黃祖自比乎？」又如錢謙益「杜詩箋」附录曰：「按严杜死生交誼見於詩篇者甚至。鉤帘欲杀，出於『云溪友議』，实齐东野人之語也。宋子京好摭摭小說，故妄載之，当以旧書为正。」新唐書所附「考証」亦以为「恐好事者为之，新書喜聞其說而採之也，当从旧書」。

震亨說：

太白蜀道難一詩，新史謂嚴武鎮蜀放恣，白危房瑋杜甫而作，蓋採自范攄「云溪友議」；沈存中洪駒父駁其說，謂為章仇兼瓊作，蕭士養注又謂諷辛蜀之非，說不一。按白此詩見賞賓監，在天寶入都之初，乃玄宗幸蜀嚴武出鎮之前，歲月不合，而兼瓊在蜀，著功吐蕃，亦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此詩；皆傳會不足據。「蜀道難」自是古曲，梁陳作者止言其險而不及其他。白則兼採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等語，用之為特險阻逆與羈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說事理，故苞括大，而有合樂府諷世立教本旨。若第取一时一人事實，反失之細而不足味矣。諸解者惡足語此。（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一）

胡氏全駁旧說，却自創「海說事理」的新說。王注既將胡說置在蕭說之后，疑王氏頗贊成此說，遂杂以己意。●顧炎武「日知錄」亦有類似的說法，如云「即事成篇別無寓意」●，把意思說得更清楚。我覺得他們的說法虽似乎宏通，却也並不妥當。就胡震亨說分兩方面駁正之。

先从消極方面說，胡氏反对蕭說的理由很簡單，只因与這詩曾見賞於賀知章之說，歲月不合而

●王注引胡震亨說，根据「李詩通」作：「則此數說似非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尽有為而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為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實之，不几失之鑿乎。」

已。這論証是薄弱的。賀監賞識李白的「蜀道難」，事見撫言等書^②，出於傳說，本非信史。何況賀知章所賞李白著作是什麼，自來有異說的。如新唐書「李白傳」：

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

史云「見其文」，不言見何文，又安知是「蜀道難」？更有明說非「蜀道難」的。范傳正「李白墓碑」曰：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号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③

②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严武傳：為成都尹劍南节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韋皋傳』，蓋因陆暢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間。时人共言錦城之乐，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为南京，則又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垒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后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按顧說後半，似有不滿於太白之意，亦未妥當，詳后第五分「余文」。

③ 王注卷三十四引計有功「唐詩紀事」：「撫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为房杜也。」

④ 賀知章所賞李詩，一說「蜀道難」，一說「烏栖曲」，亦有並合兩說的。如王注本卷三十五「年譜」於「天宝元年」下引孟榮「本事詩」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号為謫仙。解金龜換酒，与傾尽醉，期不間日。由是称誉光赫。賀又見其『烏栖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范碑之說亦未必一定可靠；但既有了異說，「據言」所傳難道就这样可靠嗎？我們既沒有足夠的証據說「蜀道難」作於天宝初太白初入京時，那麼，拿歲月不合來推翻蕭注，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

再從他所說積極方面來看，也不很妥當。如說：「為恃險阻逆與羈留佐逆者著戒，」按天宝初年海內平靜，他在上文亦已明說，既並無「阻逆」「佐逆」等事，「著戒」豈不落空？又說，海說事理大，一時一人細。詩篇的價值，看它是否切中事理，並非大就是好，小就不好。顧氏所說「卽事成篇別無寓意」，亦當分別地看。如梁陳間的「蜀道難」自是汎說，本篇情形正不必相同。假如實有寓意，千載以後固難妄測，却也不必楞說它沒有。若王注所引胡氏另一種說法：「風人之義遠矣」，殆漫為可否之談耳。

從常情觀察，這詩既這樣的郑重丁寧，一唱三歎，又那般大声疾呼，危言悚听，自不宜看作漫無所為。若非當時深有所感，確有所指，亦不易寫出這樣瑰異崢嶸的長歌來。試問這也像梁陳間的拟相和歌曲嗎？誰都知道不像。作者自有個性的區別，李白會寫這樣的詩，而梁陳間的作家們或者寫不出。但李白可能寫，並不等於他要寫。寫詩總須有足夠的動機才成。仅仅空空的說拟古，是不能說明創作的情形的。何況李白「蜀道難」虽名託古調，實自翻新詞，顯然不是摹擬之作呵。

回到這里，我以為蕭士贇說，大体上不錯，却仍嫌籠統，因此大家还不肯信從它。以下將逐步申明這一說。

三 史載唐玄宗幸蜀事

談明皇幸蜀，先从天宝十五載六月潼关失守事說起。主要的原因是將相不和。楊國忠哥舒翰都很坏，而他們兩人傾軋摩擦得很利害。唐書卷一〇六「楊國忠傳」：

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反圖己，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懷惑也。

同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

翰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

● 王注本卷三「蜀道難」題下：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

解」：「蜀道難各言銅梁玉壘之險。」按梁陳間的「蜀道難」都很短。如梁武帝的二首，「述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巫山七百里，巴水三迴曲」，像五言絕句，（此下引文均見「全漢三国晉南北朝詩」）陰鏗的一首「王尊奉汉朝，灵

关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像五言律詩，只刘孝威一首較長，引如下：

「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攀。双流逆嚙道，九坂迴陽关。邓侯東馬度，王生斂轡還。斂轡懼身尤，叱馭奉王猷。若淫千金重，誰为万里候。戎馬吞珠界，揚鈴灌錦流。沈犀厭怪水，握鏡表灵丘。禺山金碧有光輝，迁亭車馬尚輕肥。弥想王褒拥节反，更忆相如乘傳归。君平子云闕不嗣，江汉英灵信已衰。」

这些旧篇跟太白的「蜀道難」大不相同。拿梁陈間古詞来比較推論，实没有什么用处的。

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惧。……先是翰數奏，祿山虽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剪滅之，可不伤兵，擒茲寇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而覘者奏云「賊殊無備」，上然之，命悉眾速討之。翰奏曰：「賊既始為兇逆，祿山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戢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入其算。乞更觀事勢。」楊國忠恐其謀已，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為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次於靈寶縣之西原。（下言哥舒翰兵敗降賊事）

六月九日潼關失守，唐明皇遂於三天以後逃出長安，想往四川成都去，即所謂「幸蜀」。楊國忠一力主張「幸蜀」的。唐書卷十「肅宗紀」：

明年六月哥舒翰為賊所敗，關門不守，國忠諷玄宗幸蜀。

新唐書卷二〇六「楊國忠傳」：

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

旧唐書卷一〇八「韋見素傳」：

是月玄宗着黃出幸，莫知所詣。楊國忠以身領劍南旌鉞，請幸成都。

楊國忠为什么要請幸成都？这里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陰謀，楊國忠在西川有很長的經歷，那里是他的勢力範圍，佈置得周密。先引旧書「楊國忠傳」：

国忠無学术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为宗党所鄙，乃發憤从軍事蜀帥，……天宝初，太真有寵，劍南节度使章仇兼瓊引国忠为宾佐。……国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为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万討南蛮，与罗鳳战於瀘南，全軍陷沒。国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战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国忠兼領益部。十載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充劍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薦仲通代己为京兆尹。国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师七万再討南蛮。宓渡瀘水，为蛮所誘，至和城，不战而破，李宓死於陣。国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举討蛮之軍，其征發皆中国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棄之死地，隻輪不还，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国忠寻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十一載南蛮侵蜀。蜀人請国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辞，兩泣恳陈，必为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数日，召还。会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南节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和庸鑄錢等使並如故。……自祿山兵起，国忠以身領劍南节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新唐本傳曰：「初，国忠聞难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益間，为自完計」，与旧書略同）六月九日瀘关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龙武將軍陈玄礼、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进，国忠与貴妃及亲屬拥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从之不及。

楊氏一門簇拥皇帝而去，韋魏二人皆其党羽。后来魏方进以替楊国忠說話被杀。新書「楊国忠傳」：

御史大夫魏方进責众曰：「何故杀宰相！」众怒，又杀之。

韋見素虽是很圓活的騎牆派，却亦依附国忠的。他受伤不死只是僥幸。唐書一〇八「韋傳」曰：

見素遁走，为乱兵所伤。众呼曰：「勿伤韋相！」識者救之，获免。

后来他回到肃宗那里去，肃宗便「以見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

从「韋傳」看，当日扈从时还有一个特别的情状。六月十二日明皇倉皇出走，除掉楊氏一家以外，誰也不曾知道，所以「諸王妃主从之不及」，后来淪陷賊中，杜甫有「哀王孫」之作。但百官之中韋魏二人却跟上了。旧書「韋傳」載：

見素与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遇上於延秋門，便扈从之。

虽含意頗深，而史文簡略，好像楊韋魏三人都碰見了唐明皇才跟了走的。事实不完全那样。国忠既参預昨晚的密議，無所謂偶遇。他却更暗地通知他的徒党，他倆便一早赶到延秋門，假裝碰見，便跟了走。当时情况是很分明的。这类的敍說虽近於瑣屑，却可以看出楊国忠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来包圍唐明皇。畢竟这包圍陣被陈玄礼的武力所突破了，这是后話，且慢提。

再說楊国忠在四川的佈置。唐書卷一〇八「崔圓傳」：

宰臣楊国忠遙制劍南节度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节度留后。圓素怀功名，初聞国难，潛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备什器，及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嗟賞之。

● 旧書卷一〇八「韋傳」：「見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